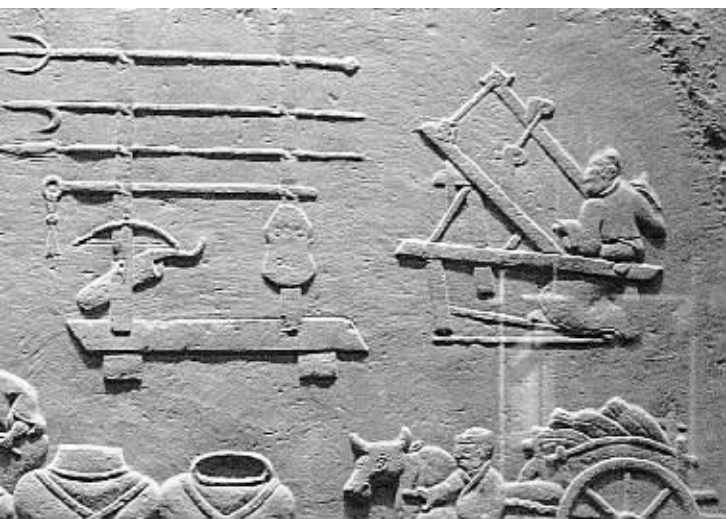


2012年,位于成都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老官山4座古墓的发掘,让世人首次目睹了早期织机的真容。“它们代表了汉代纺织技术的高峰,那些工人定然是技术高超,训练有素,掌握许多技巧,能操作多型织机。”丹麦国家基金纺织品研究中心主任玛丽·路易斯·诺什如是说。

织锦之机 西汉成都竹木器巅峰之作

◎林赶秋(作家、青年学者)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复制件。

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的一块大型石刻,上面有织机图。

本版图片由李杨拍摄

话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在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一个中亚古国大夏国中,张骞见到了产自蜀地的邛竹杖和布匹,大为惊讶,便问是从哪里得来的?对方回答:“是我们的商人从身毒国买来的。”身毒是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它东部的古国迦摩缕波与大汉的西南接壤,蜀商私下做买卖,穿过山川险阻,躲开瘴气毒蛇,花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抵达那里。蜀布既然可以出口远销,证明在成都市面上已经接近饱和。当时人们常拿“蜀郡之布”与“齐陶之缣”相提并论,要知道,齐国纺织品可是“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流行一时的。

在我国西北居延等地区发现的汉简上记有:“广汉八纆布”。汉代织品以织作规格有七纆、八纆、九纆、十纆的分类,近似现代织品多少支纱的说法,体现成本和质量的差异。据汉初法律《二年律令·金布律》,政府为“徒隶”等劳作者提供的服装,“布皆八纆、七纆”。汉景帝时制度,“令徒隶衣七纆布”。汉代边防士卒的军装也以“七纆布”“八纆布”制作,价格比较低廉。所谓纆,或谓一升,等于麻缕80根,以布宽二尺二寸计算,如果是十纆布,就等于在二尺二寸的幅面上密布着800根麻经。工艺水平之细致高级,可见一斑。“广汉”汉初置郡,下辖“广汉”县。广汉曾经是朝廷倚重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史书所谓“蜀广汉主金银器”、“主作漆器物”,反映广汉郡工官的产业目标似乎主要在于满足上层社会生活用器的需求。而河西简文“广汉八纆布”告诉我们,这里的纺织业产品已经形成优势地方品牌。

作为当时南方丝绸之路唯一枢纽城市和锦产品供给地,西汉成都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丝绸织造技术,生产的蜀锦更是“发文扬采”,遐尔闻名,其样式极为繁多,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曾对臣下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有人曾请教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写赋的诀窍,他不假思索,竟借织锦的工序打起了比方,可见蜀锦的普及率之高。成都又名“锦城”,又有“锦江”,均与蜀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兴许也因织造业的发达,才诞生了“支机石”的传说。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相传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河是相通的。有一次,张骞坐船不知不觉驶入了银河。他看见一个女子在织

锦,一个男子牵着牛,便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女子回答:“这不是人间,你是怎样来到此处的呢?”说完便把自己用来支垫织机的石头送给了张骞,叫他用车载回去问问蜀人严君平,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严君平当时在成都的街道上算卦,很是灵验。张骞跑去找到他询问,严氏掐指一算,然后说:“某年某月某日,有一颗客星冲向了牵牛星。”算一算时间,正好是张骞误入银河之际。事实上,严君平出生时,张骞已去世多年,两人是无法见面问答的。这显然是个民间传说,但古人却深信不疑,把支机石当作陨石,视为神物。清代已有人专门建造小屋来保存它,又有人向它焚香祭祷,甚至有老妪住下来长期香火。此石至今犹存,在青羊区文化公园一亭子内,高不足2米,为不规则的方柱形,一面有圆锥形浅窝,一棱有长方形凿痕。

青海都兰、新疆吐鲁番等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出土了大量唐代蜀锦,一方面反映了蜀锦远播域外的途径与盛况,同时也说明了成都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现存于世的蜀锦中,有一部分是由日本遣唐使携带回国的,被珍藏于奈良正仓院和法隆寺,传承有序,非常珍贵。

蜀锦多有遗存,而作为竹木器的织机却躲不过岁月的淘汰,难得一见。1975年,在成都曾家包汉墓中出土了一块大型石刻,上面有织机图:一台有一个脚踏板,是制织平纹织物的织机,另一台是带马头的斜织机。但其实物却渺渺然不见其踪影。直到2012年,位于成都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老官山4座古墓的发掘,才让世人首次目睹了早期织机的真容,这些跨越2000年的文物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纺织史上的史料缺憾。它们虽然只是微缩模型,但却是我国第一次出土的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也是现存的世界最早最完整的织机模型。这些模型一共4个,均为竹木结构,同出于M2的北一底箱。其中三个织机大小、结构一致,一个稍大,结构不同。部分织机上还保存有纺线。从中选出两个标本,以便一窥其尺寸大小:标本M2:186,长0.82米,宽0.28米,高0.48米;标本M2:191,长0.66米,高0.21米,宽0.42米。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多米妮克·卡尔登说,从教堂的玻璃窗上看,欧洲在8世纪时出现了类似的机

器。丹麦国家基金纺织品研究中心主任玛丽·路易斯·诺什说,公元前2世纪的织机和丝线等有机质文物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且被发现,这在中欧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代表了中国汉代纺织技术的高峰,那些工人定然是技术高超,训练有素,掌握许多技巧,能操作多型织机。”

4部织机模型的墓室内,躺着一位50岁左右的女性遗骸,髌骨严重变形,或与纺织活动有关,身份可能是一名织坊主。随老官山汉墓4台织机一起出土的,还有15名木俑,或立或坐,手臂的姿势也各不相同,组成了纺织工的劳作场景,其中还有一名“监工”。根据这些木俑的身高比例,成都考古工作队工作人员曾做出推测:“如果按木俑与现代人的身高比例还原织机到原来的大小,应达到3米多高、4米多长,所有部件组合起来,或有一间数十平方米房间大小。”要使用这些巨大的机器,需要两人合作。一人手脚并用,一边丢梭一边推动;每织一行,另一人需要拿起木杆推动横梁一次,脚底踩动踏板一次。虽然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织法效率并不算高,但是在两千多年前,这已经是最快的织锦方法了。根据史料记载,古时织锦,60日成一匹,一匹值千钱。难易可知,珍贵可知。

织锦工序,大致说来,可分为四步。第一步为“调丝”,第二步为“络纬”,第三步为“整经”,第四步为“上机”。具体造作,有兴趣者,可以参观成都博物馆秦汉馆的“织锦工序”展板上的介绍。

如今走进成都博物馆秦汉馆,一架高大的织机便会夺眶而入。这台名为“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的大家伙,就是依照4部织机模型之一类(三个大小、结构一致的是“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最大那台为“滑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而研制复原的,现在加以专业操作,完全能够在其上制织出著名的尼雅遗址出土的蜀锦纹样。

织机准备好了,就开始织造,织造之后是裁剪、缝纫,裁缝之后,就诞生了各式衣裳裙裤,然后就有了“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的成都街景。

独家 连载

平原客

长篇小说

李佩甫 著 连载

09

许量公社 之 温柔的诱惑

都市商战小说

资本之鹰 著

连载

48

第三十八章 风雷渐近

李刚这两天非常愉快,对许量围歼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上完成,他认为只有很杰出的男人,才能够配得上“报仇”两个字。许量是一个值得重视,甚至某些方面,可以尊重的敌人。上午,李刚从会议室出来,他刚开会布置了各处室的工作,要求他们重点把握住成都民间资金和资本市场上最近的动态。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刚坐下来,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电话是区税务局的哥们儿严格打过来的。严格是李刚多年的哥们儿,都是从一个地区调到成都工作的老乡,他知道十年前许量对李刚犯下的罪过。

李刚听严格说明情况。他告诉李刚:“东方财富通公司的账是财务高手做的,公司当然有问题,但问题都能够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所以即使要进行处罚,也只是罚款而已。”李刚对严格说:“请您继续保持,让许量他们感受到压力,尽可能早点下结论,其他的事情,我还需要思考一下。”说完挂了电话。然后,周元等几个处长汇报工作,李刚处理完了,有点累。

黄义仁又来了,门卫已经很熟悉他,连来客登记的程序都免掉了。他对许量的仇恨一直让他坚持来投诉东方财富通公司。特别是当他得知女儿已经被许量收为学生的時候,他知道许量这种自以为是的老师不可能再用他的宝贝女儿来威胁自己了!真的太傻了,黄义仁想,如果当时有钱不还,许量他们的手段也是很有限的。黄义仁不是没有想过要去报警,但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许量对自己的伤害。那天的皮肉之伤痛彻心扉,但表面无痕,无法验伤,而且那天自己和李佳佳睡在床上的丑事,也没有办法逢人便说。他偶然想到了举报,他来这里检举的是,许量的高利贷逼垮了他的公司。

最初,那个叫李刚的主任非常感兴趣黄义仁的举报,黄义仁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一丝他讨厌许量的感觉。但因为他拿不出直接的证据,说明自己公司的倒闭是因为东方财富通公司的借款造成的,李刚开始不再理睬他了。

但黄义仁不在乎李刚的态度,他今天来的目的,也只是用行为语言提醒这位领导,如果他对付许量,黄义仁是有用的人。

李刚又见到了黄义仁,这个失败的老板,很烦,也很讨厌。他写的举报材料,经过周元处长他们的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黄义仁自己把公司搞得一塌糊涂。许量他们的借款刚开始还帮助黄义仁渡过了一些难关的,但后来黄义仁对借款起了贪念,开始做手脚,把公司很快掏空了,不仅只想逃废银行的贷款,而且还想把东方财富通公司的借款

也赖掉。李刚觉得黄义仁是想报复,而自己是想报仇。对于男人而言,报复是小人之怒,属于本能,而报仇是智者之举,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

李刚很快打发了黄义仁,提起东方财富通公司,他突然想到了张娅这个女人,她居然长得和杜媛媛有一些相似,尤其是神态更像。她和许量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能够和许量合作,说明她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听说她做过银行的行长,她的关系网络应该不亚于许量。李刚决定给张娅打电话,也许从她那里,可以知道东方财富通公司更多的情况。

电话接通的时候,他立刻发现,他对张娅的印象很不错,看得出她也并不讨厌自己,但李刚还是有一点紧张。先是寒暄几句,感谢张娅上次给他们的好建议,等张娅在电话中问他“李主任有什么吩咐”的时候,李刚才发现自己这个电话目的不明确,打得真是很没水平。他灵机一动,说:“张总,我有点小事情想请你帮忙。电话上不好说,能不能够请张总赏光,吃个便饭?”那边,张娅愉快地答应了,李刚跟她约定好吃饭的时间和地点,挂上电话,他大脑快速运转,找个什么理由呢?但这难不倒他,李刚马上开始设计,应该用什么方式跟张娅交流,效果才最佳。

接到李主任的电话和邀请,张娅觉得许量真是料事如神,她也希望借此机会帮助许量化解他和李刚之间的死结。虽然答应了去赴他的饭局,但张娅却不清楚李刚的用意,心中有些犹豫。想跟许量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于是决定先独自赴约,看看情况再说,对自己的应变能力张娅还是非常自信的。

许量在办公室很郁闷,雪茄也不想抽了,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接了许小露的问候电话,又收到了张嘉仪的短信,张娅又说了什么要自己做一番大事业,一副要自立山头的样子。他开始觉得只有老婆谢丽最好,从来不在他烦恼的时候打搅他。

许量税务局的朋友们从内部也没有能够打听到自己的公司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东方财富通公司的账是找成都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做的,自己也亲自把关,没有一点问

题是不可能的,但出现大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

想到下午还有证券公司的吴江风和杜红两位重要的客人来访,他简单地处理了一些紧急的公司事务,然后上网想找“微笑的月亮”聊聊,放松一下。还好,今天她在线。最近,许量的许多心里话都对她诉说,他信任她,只是因为她远在天边,对自己没有威胁而已。

许量感觉到“微笑的月亮”对他也是越来越有兴趣。他回想起,自己是几年前,在搜狐网站的聊天室中,很偶然和她相遇的,因此,许量可以确定她是自己可以倾吐的安全的对象。这几年,她听得多,说得很少;但最近她说得多了,许量主要是倾听。许量知道了她身在美国,是随父母去的,早就加入美国籍了。许量听她说过,她在华尔街工作,许量也无法证明真伪。

下了线,许量觉得这个网友很有价值,她今天跟自己聊到的金融和投资银行的知识,非常犀利和睿智。她甚至告诉许量:“你公司遇到困境,是因为你的商业模式不清晰。也许你应该到国外走走,看看世界到底有多大,不只是一个成都,一个中国……”许量觉得这话有点伤他自尊,好在大家既熟悉又陌生,彼此的不快忍一忍,就很快过去了,丝毫不影响友谊。

许量依据今天的聊天判断,她如果真是女士的话,应该年纪和自己差不多,不然,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商业能力。许量疲惫了,想到了吸雪茄,他刚才有点开玩笑地在QQ上对她说:“你收‘金融浪子’为徒吧,教他更好的金融知识,培养他更强大的资本能力。”“微笑的月亮”给他发过来一个傻笑的QQ表情,看样子没有反对,于是许量叫她师傅,她给他发来一个“OK”,表示了同意。许量不气反笑了,他想起自己纵横成都甚至四川的民间资本和资金市场,虽然不是英雄,但已经不是草莽了,就算你身在华尔街大的投资银行,除了规模很大,就商业智慧而言,我许量怎么会输给你呢?何况,我毕竟是老板,我的事情我做主。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

许量和易虎和平解决了问题。

刘金鼎和王小美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刘金鼎的数学作业得了满分。那一天,王小美把作业本放在课桌上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说:“你是满分。”刘金鼎说:“不会吧?”王小美说:“真的。”刘金鼎说:“那还不是沾了你的光。”王小美淡淡地说:“我又没帮你什么。”刘金鼎说:“我看了你的作业本,你都是‘对号’,我就知道错在哪儿了。”看刘金鼎很坦白,王小美说:“你得洗洗澡了。”刘金鼎闻了闻自己,说:“我身上有味?”

第二天早上,跑步归来,就在操场边上,刘金鼎端了两个脸盆,在水管前,当着众人把自己冲洗了一遍。

此后,两人的关系就近了一步。上英语自习课的时候,王小美去讲台上替英语老师写板书,就悄悄把自己的“随身听”塞给刘金鼎,那上边录有“英语三百句”……那时候,“随身听”很少见,是王小美的爸爸从香港带回来的。“随身听”放在课桌下面的屉斗里,耳朵上塞一“耳塞”,人趴在课桌上,悄悄地听,别人看不出来。

再后来,就是更为默契的“纸条”对话了:纸条一:“孔乙己”怎么会是坐着用手走路的?

纸条二:腿断了。

纸条三:“桃花潭水深千尺”是李白的。

纸条四:汪汪,你的眼圈黑了,又失眠了吧?

纸条五:你才“汪汪”呢。没事,我有“安定”。昨天我爸来了,带的北京“稻香村”的糕点。我给你拿了几块。

如果不是王小美家里出了事,两人的“纸条”对话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也许走着走着,会发“芽儿”的。那年春节过后,到校的第二天,女同学还都穿着过年时添置的新衣服,一个个花枝招展。王小美那天穿的是一件款式很新的、束腰的、米黄色的风衣,系着一条雪白的纱巾,人显得优雅大方。只是眼圈儿黑着,看上去反倒有一种忧郁的美。女同学围着她,叽叽喳喳地夸她的风衣样式好……她只是淡淡地说:是么?好么?也没觉得。

往下,就没话了。刘金鼎记得,她当时好像是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复杂,她看了

没有呢?刘金鼎也吃不准。在座位上,两人落座的时候,屁股上的感觉好像还是一致的。刘金鼎说:“年过得好吧?”王小美说:“好。”但这个“好”字说得很寡,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第三天早晨,黎明时分,清冷的校园里响起了一片杂乱的脚步声,一时东、一时西,乱糟糟的。只听校长焦急地喊道:人呢?校医,快去找校医!

仿佛有感应似的,准备去操场上跑步的刘金鼎一个箭步从男生寝室里窜出来,直奔王小美住的女生寝室。当他跑到被称为“甲字号”的女生住的平房院时,就见一群女学生和老师们已围在了王小美的寝室门口,她们正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

此刻,校医也赶来了。校医挎着一个药箱跌跌撞撞地冲过来,一边跑一边问:“谁,谁呀?怎么了?”

胖妞说:“王小美,她喝药了!”

校医进屋后,见屋子里乱成了一团!有到处翻箱找药瓶的,有找遗书的,有企图唤醒王小美的……校医喝道:“校长、班主任留下,其余都给我出去!”

过了一会儿,只见班主任徐老师匆匆从寝室里走出来,招手说:“高二(1)班的男同学,过来几个。”

刘金鼎和两个男同学跑进了寝室,就见王小美在床上躺着,仍然穿着那件米黄色的风衣,头发披散着,眼角处好像有泪痕……校医说:“快,背到医务室!”

刘金鼎第一个奔到床前,先是抱起王小美,尔后转过身抓着她的一只胳膊,背起就走。此时此刻,他觉得她身上软绵绵的,很轻,甚至有点飘,像风。

喝了药的王小美是两个小时后被一辆救护车接走的。救护车鸣着笛,惊了全校人。事后,学校临时颁发了一道“紧急通知”,就王小美喝药这件事,通知全校师生不准议论,不传谣,不信谣,凡造谣滋事者将严肃处理云云。各班班主任的口头通知是:王小美同学由于身体原因,休学一年。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

“花客”谢之长又一次显示了他的神通。